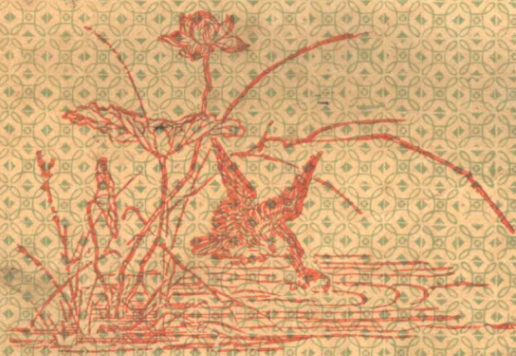


吳門周瘦鵲著

紫羅蘭言情叢刊



上海時還書局印行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十一月重版

紫羅蘭言性叢刊 二集

全書二冊 實售國幣七角五分

版權所有

著	者	周	瘦	鵬
發	行	者	時	還
印	刷	者	時	還
發	行	所	時	還
			書	局

總發行所

上海

白克路
大通里

時還書局

分發行所

各埠各大書局

紫羅蘭菴言情叢刊二集目錄

文字因緣

心碎矣

行再相見

此恨綿綿無絕期

情彈

幽恨

最後之接吻

畫裏真真

劫灰雙鴛記

情天不老

愛之犧牲

私願

心許

哀鵑歷劫記

恨不相逢未嫁時

紫羅蘭菴言情叢刊二集

吳門周瘦鵲著

♥ 文字因緣

風淒雨晦寫出一天秋色。那碧油油的梧桐葉已黃了。那亂綠交織的柳絲已凋殘了。大千世界到處都充塞着那種肅殺的秋氣。那些悲秋之士不免起了秋風搖落之悲。在下不幸做了詩人。本來滿肚子抱着閒愁。替花愁。風替月愁。雲正在愁。個不了。偏又新賦了悼亡。便把我打進了那無可奈何天的境界。變做了個寂寞無聊的傷心人。一年來悶沈沈的事。負了好多春花秋月。瞧這黃浦江頭。甚囂塵上。整日價車馬奔騰。鬧得頭腦發昏。連那幾句悼亡詩也讀不上口來。於是收拾書劍。料理琴棋。悄悄地離了上海。趕到那江西廬山。朝望山。夜色看飛瀑。倒把心中愁緒掃除了一半。只想起了當時在海紅簾下。瞧細君。然脂寫韻。擊鉢催詩。還不免有些兒迴腸盪氣。咧。那時我住在山上。一家小客寓中。很覺舒服。每天大清早起來。總到一個孤岩上邊。佇看東天日出。只我每回上岩時。往往遇見一個少年。估他年紀約摸三十二。出落得眉清目秀。很有丰度。但他兩道秀眉之間。却

隱隱瑣着一絲愁雲。我們一連遇見了三回。彼此便攀談起來。知道他是個新聞記者。名喚丁士明。向在上海一家報館裏主持筆政。這回特地到廬山遊歷來的。我們纔是泛泛之交。相見時並不多說甚麼。不過談談天氣。說說風景。偶然講到國事。大家便慨歎一回。但是不論說甚麼話。聽他音吐中總帶着一些悲涼。有時見山鳥比翼雙飛。在岩上掠過。他總把兩眼追隨遠去。等到影兒不見。纔迴過眼來。一壁低聲歎息。着似乎要滴下眼淚來了。我瞧了這種情景。暗暗點頭。又向自己說道。看來天下傷心人。不但是我一個。這位先生怕也和我同病呢。一天傍晚時。我又和他一塊兒坐在那山岩上邊。四下裏靜悄悄的。但聽得一聲兩聲的鳥聲。和那山谷中瀑布流動的聲音。鳥聲啾啾。水聲潺潺。彼此應和着。倒像是一種天然的雅樂。我一壁聽着。一壁把兩眼注在碧空之上。搭起着。向那丁士明道。丁先生。你瞧這所在。可不是一片桃源仙境。比了那俗塵可掬的上海。直有天上人間之別。咧。士明懶洋洋的答道。正是呢。不過在我看去。到處都覺厭煩。我以為這一個偌大世界。委實沒有甚麼好去處。說時。那兩個英英。露爽。的眸子裏。頭似乎罩上了兩重黑影。我忙道。怎麼說。你身上可是覺得不自在麼。士明搖着頭答道。肉體上的不自在。還算不得甚麼。那心上精神上的不自在。在那就教人難堪。咧。我苦笑道。奇了。奇了。兩個傷心人。恰恰撞在一起。我是個悼亡的潘岳。沒奈何。

趕到廬山來尋個消遣之法。你年少有爲，又爲了甚麼來由啊！士明長嘆道：「不如意事常八九，可與人言無二三。」總之爲了一個情字罷了。說完，魏顓顓站起身來，鬼影似的溜下梯去，一瞥而過，我聽了他這番話，瞧了他那種神情，就毅然決然斷定他是個情場傷心人。咧，第二天早上，我並不到那山巖上去看日出，用過早膳出來散步，信步走了一程，無意中走過那丁士明的客寓，見他呆呆的立在門前，動都不動，兩眼望着遠處，也不知道他望些甚麼。眼中含着空洞之狀，似乎入了大夢的一般。一會有一個綠衣綠帽的郵差從山徑上趲來，士明斗的搶上一步，那樣兒甚是懇切。我瞧了，便點頭自語道：「是了，是他一定盼望着甚麼情人的情書呢！但瞧那郵差時，却把個長方形的小裹兒授給他。士明拆開封條，我就一眼瞧見一張新聞紙，於是暗暗匿笑着想：「那個啞謎兒可也使人猜透了。呢，接着却見他懷着那新聞紙，一口氣趕上山岩去。我好生詫異，也就蹣手蹣腳的跟着上去。那時他已在一塊山石上坐了下來，把那新聞紙聚精會神的讀着，書聲朗朗，送到我耳中，分明在那裏讀甚麼文章呢？讀了半點鐘，光景書聲停了，却緊接上一聲長歎，似乎把胸中的鬱勃一起吐將出來。我雖在二三丈外，也聽得這長歎之聲，當下怕被他瞧見了，不大大方便，即忙一溜烟的走了。以後過了一個多月，我天天和他會面，不但安慰他，也伴着他長吁短歎，把我引爲同

調友誼上漸漸親密起來。一天黃昏時候。月色正好。我和他同坐巖上。對月愁嘆。這山岩恰也受着月光。我們倆便好似浸在水銀中的一般。彼此望着天。慘默不語了半晌。我指着那一輪明月。向士明道。你瞧這月好不無賴。偏偏住他圓滿的當兒。照着我們一對愁人。但我瞧他明晶晶水汪汪的。也似乎嵌着愁人眼淚呢。士明點頭嘆息道。怎麼不是當着這月明之中。反使人勾起了無限的愁思。此刻我可要……若華的事兒告知你了。我一聽得若華兩字。心裏斗的一動。想這兩字分明是美人兒的芳名。這其間定有甚麼好文章在着。咧當下便望着他。等他說下去。士明又道。我把這一重公案說了出來。還須求你助我一臂。你可能許我麼。我道。倘能相助。沒有不盡力的。但那若華是誰。士明不言語了一會。纔答道。便是……薛若華便是。那才貌雙絕。人天難得的美人兒……薛若華。他說到薛若華三字。往往小作停頓。彷彿是神聖的名字。須得鄭重些說出來似的。接着他又把兩眼望着碧空入夢也似的呆了一會。子慢吞吞地說道。這個好不奇怪。以前我元是靜領那愁城風味。從沒把這件事告訴過人家。不道今天却在這數百里外的廬山上。邊告訴你一個萍水相逢的陌生人。我道。古人詩中說得好。同是天涯淪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識。我原也是個傷心人。很願一聽你的傷心史。士明道。很好很好。我不妨把這事兒告訴你。除了你。可也沒有告訴處呢。我瞧

你似乎也是個情場中的過來人。當時眼見那情愛的活火，熊熊燒着一盞你的心窩，末後你見那活火熄了，便止不住發起顫來。唉！我的好友，此刻我們可不是在那裏攪着死灰麼？我聽了這話，便又抬眼瞧着他，見那身材昂藏，分明是個好男子。兩個眸子也十分明銳，然而爲了個情字，却悲傷憔悴到這般地步，那就不可解了。一會，士明又開口說道：「三年以前，我仗著筆耕墨耨，積了幾個錢，依着我父母的意思，和一個表妹結婚。這表妹喚做王靈芬，出落得原很不惡，一張鵝蛋臉，配著一雙橫波目，又加上了兩道遠山眉，益發覺得斌媚可愛。他也在女學堂裏念過書，有好幾年的程度。論理我得了這麼一個女子做內助，總沒有甚麼不滿意了。但他女學生習氣太重，動不動放出女學士的面目來，肚子裏並沒甚麼經天緯地的大學問，眼睛却生到了腦後去，估量他眼眶子裏簡直沒有丈夫在着。我說甚麼話，他纔一味頂撞。這麼一來，我們夫婦中間就隔了一重厚幕。我好容易耐了兩年，再也耐不下去了，便把他退回母家去。許他每月三十塊錢的津貼，他父母很怕事的，並不和我起甚麼交涉。我經了這個風波，便灰了一百個心，說世上女子千萬沒一個配得上做我老婆的。以後我索性抱着獨身主義，寂寂寞寞的了此一生。就這煩瑣的新聞事業，也夠我消磨歲月。然而我們識了幾個字，可不能脫除煩惱，不到半年，那無賴的情絲，使又纏到我身上來了。原來

我那編輯的報上忽地來了個女子投稿家。喚做薛茗華。兩天一篇論說。三天一篇論說。議論透闢。眼光遠大。評論國中時事。直有開拓千古推倒一時之概。有時做一篇家庭小說。痛論我們中國的夫婦之道。又說得不即不離。恰和我的意思切合。論他的字也格妙。簪花好一派閨中手筆。我見了這麼一個女文學家。那得不五體投地。佩服到了極點。一連我讀了他好幾十篇文章。就從這佩服上邊打進萬重情網去了。每天不知道怎麼我總念念不忘這薛茗華。吃飯時見那碗中寫着薛茗華三字。拈筆做文章時見那稿紙上也寫着薛茗華三字。就在睡夢之中也兀是不能忘懷。一壁便從這薛茗華三字上幻出個瓊花璧月似的美人兒來。但我雖是這樣朝思暮想。他又那裏知道我只一個人害著單相思罷了。說到這裏停了一停。那微喟之聲。早又衝口而出。又把兩眼呆望著半天。明月彷彿月中也有薛茗華在着呢。半晌他又說道。唉。你別笑我。着這無謂的情絲。要知這也是無可奈何的事。瞧那前途原沒有甚麼希望。可是我使君有婦。便一輩子束縛着。任那薛茗華是個才貌雙絕的天人。可也沒有我的分兒。但我總愛着他。兀的按捺不下。譬如那瀑布一般。可不能使他水兒不動呢。我道不錯。情愛這東西。是出於自然的。你可強制不得。他要你死時。你也不得不死。士明道。我雖被這情絲牢牢絆着。目下還不至於死。但他却要死了。我大呼道。怎麼說。他却要死了。

十明黯然道：「正是他信中說要死了，因為他老子逼着要他嫁一個貴公子，他不願意，但求撒手一死。」瞧他字裏行間似乎隱隱約約含着（爲了你）三字，只不肯明言罷了。我忙道：「如今你想怎樣？可是想救他麼？」士明道：「有甚麼法兒救他？我只爲沒法兒想，所以遠迢迢的逃到廬山來，就我寄給他的信中，也不敢道一個愛字，除了安慰他外，並沒旁的話。可是我既不能自由，又何苦把情網絆在人家頭上呢？」我道：「他既傾心於你，你也不妨流露些兒愛情出來，怕他見你這樣木強無情，芳心中反覺難堪的。」士明把手按着胸說道：「我總不敢，我總沒有這膽力。」況且我自老婆在着，更不敢輕舉忘動。我一向又把他當做天上神聖似的那肯褻瀆他。唉，薛若華，薛若華，我恨不得掬出這心兒來給你瞧呢。」我道：「如此他竟不知道你愛他麼？」士明道：「我手中握了筆，便怯生生的不敢輕意寫這愛字。然而他是個冰雪聰明的女子，芳心中早已雪亮，要知男女情好全在心心相印，憑着唇舌紙筆都沒用的。」我道：「如此你可見過他沒有？」士明道：「從沒見過，他不知道他到底是怎樣一個人，然而不論他美如西子，王嬌醜如無鹽，嫗母我總佩服他的文章，愛慕他的學問。一年來我並不想和他會面，但在這文字上天天見他，夠了。」說時，掏出兩三張新聞紙來，指着第一張的論說給我瞧，只見論題是叫做『外交言痛』。下邊署薛若華三字，接着又翻到第三張上，見有一篇家庭小說，喚做

「夫夫婦婦」也。署着薛若華的名兒。我一口氣讀了十多行。禁不住喊了一聲好手筆。士明點頭說道：「我就在這裏頭發見他發見這可意人兒。」薛若華我讀他的論說彷彿聽黃鐘大呂分外的堂皇莊重。我讀了他的小說似乎聞紫羅蘭香媚入骨。又似乎吃哀家梨清脆上口。我只讀了他的著作立時起了佩服之心。末後就從這佩服上邊不知不覺的發生出愛情來了。我道：「但你當真沒有見過他麼？」士明搖頭道：「我當真並沒見過他。一面瞧了他的文字就好似瞧見他的面目。委實說我也不敢和他相見。怕一見他後益發不能擺脫。說到這裏指着那新聞紙又道：「唉！你不見他的著作又溫柔又清高。教人見了那得不動心。我恨不得喚大家把薔薇露洗了手。捧着報讀呢。我道：「如今你伏在這裏打算怎樣。那報館中的筆政又託誰代理着？」士明道：「我逃到這廬山來。原要掃除心中的煩惱。可是我如今簡直陷進了個無可奈何的境界。弄得左右做人難。咧！這邊我並沒和內人正式離婚。斷不能有甚麼旁的舉動。那邊我又怕對不起若華。可是他每回來信總包含着無限的脈脈柔情。我倘給他個不理會。定要把他生生的陷入死地。況且他又爲了給父母逼着正懷着短見。至於報館裏頭的事。倒不打緊。我已全個兒託了個很親信的老友。一定沒有差池的。每天他總寄一份報來給我過目。每天我也總要瞧報上有沒有薛若華的著作。唉！可憐也。近來多分沒日心緒。」

動筆每月不過一二篇罷了。偶然做一篇短篇小說，往往帶着一片哀音，不知道傷下筆的當兒，落了多少紅淚呢。我道：只你到了廬山之後，可曾收到過他的信麼？士明道：曾收到過好幾封，所以我要補除煩惱，那能掃除開去？昨天又從報章中轉來一封信，句句都很傷心，要求我寫信給他。許他會面，說道：一面雖是第一回相見，怕也是末一回相見了。我急道：如此，你可許他相見麼？士明道：我要拒絕他，時心中總覺不忍，因此寫了封回信去。許他相見，不過我要懇求你一件事，你可能憐允我，助我一臂麼？我道：甚麼事？你儘說來。我倘能相助時，決不說一個不字。士明道：我央你同我一塊兒同上海去做個見薛若華的代表。我已約定他重九節在一處公園裏相見，臨時請你做個代表。先去試探他的口氣，我埋伏在近邊聽着他說。這事，你可能許我麼？我道：然而你好友一定很多的，何必託起我來？就你那個代理筆政的朋友，可不是個很現在的好代表麼？士明道：我把筆政託他，却不能把這事託他，因為他是個規行矩步的老先生，不喜歡這種說情說愛的事。除了他一人以外，我也並沒甚麼親信的好友。瞧你似乎也是情場中歷劫的人，所以冒昧拜託，還請你見許。則個我躊躇了半晌，便欣然道：許你許你。當下我們倆便定了日期，準備回上海去。隔了幾天，就搭一艘商船到南京，坐那滬寧鐵路的火車趕往上海。到上海後，休息了幾天，已是滿城風雨，近重陽

了重陽那天。大家忙着登高。我却和士明趕到那公園裏去。尋了個靜僻所在。等那薛荅華到來。士明溜進了一帶樹陰。悄悄地伏着。等了十分鐘光景。果然見一個長身玉立的女子。嫋嫋而來。雖是打扮着一身淡妝。却掩不了那天然的風韻。星眼上邊架着一副墨晶眼鏡。彷彿害着眼病似的。兩個粉腮子白白的好似月下梨花。蛾眉淡掃也微微蹙着。正不知道他芳心中有多少摺疊呢。他一見我就立住了。輕廻香頸。向四邊望了一下。接着便在小徑中往來踱着。却並不走近過來。我不敢怠慢。即忙走上一。步。彎了彎腰。柔聲問道。敢問女士可就是女文學家薛荅華女士麼。那女子聽了我話。怔了一怔。兩灣春山又蹙得緊了一些。一壁使顏聲問道。你。是誰。我又鞠躬着答道。在下便是丁士明先生的代表。特地來和女士相見的女士。倘有甚麼話。儘向在下說來好了。荅華聽了。粉腮子益發泛得雪白。一會兒便顫着櫻唇。忒楞楞的說道。但是丁士明先生。先前曾有信給我。說要親自和我會面。如今怎的派起先生做代表來。唉。他既不屑見我。一面我還有甚麼話說。以後只索死心塌地過我的淒涼歲月罷。說完。眼圈兒倏的一紅。險些要迸出兩行紅淚來。接着掩住了嬌面。一步黏不開兩步的向園門趲去。我張大了兩眼。呆瞧着他。正在這當兒。猛可裏却嚇了一個迴旋。原來那丁士明斗的大呼了一聲。從樹陰中直跳出來。又破口喊道。靈芬。靈芬。慢些兒走。說也奇怪。

那薛若華一聽得靈芬兩字彷彿觸了電似的立扭轉了楊柳腰肢飛一般趕回來。士明也跳將前去緊緊握住那若華的玉手。眼中放着明光霍霍地注在若華橫波目中。很溫和的說道：「靈芬這一年來我委實給你瞞在鼓裏。那裏知道你就是薛若華。薛若華就是你到此我纔恍然大悟。原來這一位薛若華女士其實就是士明的夫人。靈芬如此。那新聞紙上的燕許大手筆也就是靈芬夫人的著作了。當下我便聽得靈芬夫人嬌聲顫氣的說道：「唉！士郎求你恕我這一年來我委實哄着。你委實設着個騙局。上並沒薛若華這麼一個女子。薛若華便是你出妻靈芬的化名。說到出妻兩字那嬌聲已啞了。士明卻緋紅了臉。一聲兒不響。半晌靈芬夫人又道士郎這一回的事你總須恕我要知我使這一條苦肉計實是萬不得已的事。一年前我觸犯了你大歸母家。雖沒有正式離婚也和離婚沒有甚麼分別。我回到了母家好不難堪。父母兄弟親戚朋友都不理會我。說我是個不賢的女子。就是隣舍人家也把我當做個話柄。往往說了許多不中聽的話。一句句送到我耳中。他們教訓女兒總說別學那王家的女孩子嫁了丈夫又退回母家來。我天天受了自家人的冷淡。又聽了人家的議論。就不知不覺的懊悔起來。一天到晚暗暗彈着眼淚。很想革面洗心和你重調琴瑟。但是覆水難收。怎能再進你家的門。這樣捱笑罵。捱痛苦。捱了一個多月。我一顆心幾乎迸得

粉碎百無聊賴之中，我却得了個計較。想你正當着那報館的主筆，平時原歡迎投稿的。前我在學堂讀書時，一向喜歡弄筆墨，無論詩文小說，都要試他一試。同學們見了，很有稱讚我的。現在我何不做幾篇論說小說，投到你報館裏，你見了，或者也像那同學們一般稱讚我幾聲。如此來日，方長。或者，有破鏡重圓的希望，打定主意，便悄悄地動起筆來。先做了一篇論說，和一篇小說，去央一個最知己的同學，謄錄了，又造了個薛若華的假名，署了上。於是瞞着家人，背地裏寄給你。不上三天，竟在報上登了出來。你又寄了封信來，稱讚得甚麼似的。我心中甚是快樂，使天天在筆墨中討生活。任是灑乾了心血，也一百二十個情願。以後我又在信中露些情思，故意逗引着你。你夢中可也想不到有這種事。竟漸漸上我鈎兒來了。士明聽到這裏，止不住笑將起來。一面說道：「我那里知道是你足足害了一年的相思病。」咧嚨芬夫人微喟着說道：「唉，一年前的事，千萬請你恕我。我安知我在家中時，父母嬌養慣了，女孩兒家口沒遮欄，甚麼話都會說。將出來，不論甚麼芝麻般大的事，也想佔些便宜。我只爲了這個，便吃了一輩子的虧。一年以來，也已吃盡痛苦。你可能寬恕了我，使我做一個賢妻麼？」士明道：「恕你，恕你。我的靈芬，我的薛若華，說罷，連正眼都不向我一瞧。竟目扶着他夫人出公園去了。那時黃金色的斜陽，照着他們夫婦雙影，頭並着頭，肩傍着肩，彼此好似黏

合在一起喇

♥ 心碎矣

春老矣。落花似夢。落葉如潮。綠絲樹。羣中有杜鵑。隱枝頭宛轉而啼。如訴如泣。倫敦泰晤士報記。者利痕喀哥君。稿坐斗室中。掬萬愁於面。惻惻無歡。引眸注承塵。若有所。嚙其唇。至於血沁。繼以。微呻。稿窗有書案。案上書稿縱橫。亂疊如青山殆數日未加整理者。瞻瓶中玫瑰一枝。昨尙濃馨。今。鮮紅。辭向人。今則枝弱下。偃蕉萃無色。若低頭惆悵。慨身世之飄零者。利痕喀哥。見花盆。悲歎且言。曰。花乎。花乎。吾與汝天涯淪落。同病相憐。汝今蕉萃如許。吾亦猶汝耳。語既復引眸。瞻承塵。而一點。靈犀。乃如游絲。曩空渺渺。不屬時。窗外忽有人低聲呼曰。利痕喀哥。君何思之深也。利痕喀哥。疑視。承塵如故。似未之聞。俄某人已啓闥入室。利痕喀哥。仍疑視承塵。如故。似未之覺。迨高呼利痕喀哥。君者。再始躍起。猝然問曰。非利泊華德君。適從何來。非利泊華德曰。君何思之深也。再數數呼君。乃若弗聞。利痕喀哥。秋歎曰。嗟夫。吾友心碎矣。清淚盈眸。似將奪眶而出。非利泊華德曰。以君盛年。復負盛名。當世文學界中。嗜不知利痕喀哥其人。君在理當樂笑。事心碎也。利痕喀哥。嚙唇。他顧。似未聞華德言。既又泣然曰。嗟夫。吾友心碎矣。華德搖其肩。叩之曰。君胡事邑邑。曷語。吾以故。利痕喀哥。